

近代現代英國史學概論

維諾格拉多夫著

何 清 新 譯

謝連造、張書生校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史学译丛

近代現代英国史学概論

維諾格拉多夫著

何 清 新 譯

謝璉造、張書生校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書店

一九六一年·北京

К. В. Виноградов
Очерки английской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и
нового и новейшего времени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1959
根据列宁格勒大学出版社 1959 年版译出

近代现代英国史学概论
〔苏〕維諾格拉多夫著
何清新譯 謝建造、張書生校
*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書店出版
(北京朝陽門大街 32 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 56 号
北京印刷技術研究所實驗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 印张 3 $\frac{1}{2}$ · 字数 83,000
1961 年 12 月第 1 版
1961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統一書号 11002·311 定价 (七) 0.54 元

前 言

苏联学者很注意英国历史科学史的研究。E.A. 科斯明斯基院士和E.B. 塔尔列院士的著作，O.Л. 瓦恩施坦的著作《中世纪史学》中的有关各节，И.С. 兹瓦维奇和K.H. 塔塔利诺娃的评论等，都论述过英国史学史的个人问题。但是，苏联历史学家对近代和现代的英国史学，至今还没有综合性的著作。

必须指出，英国及其他外国，对这个主题也几乎没有概括性的研究著作^①。在古治（《十九世纪的历史和历史学家》）和汤普逊（《历史写作史》）的著作中^②，含有关于英国各大历史学家的相当重要的资料。但是，这些资产阶级史学家，实际上只不过叙述某些学者的传记，对英国历史思想的发展，没有明确的描述。美国出版的《史学发展》论文集里也有许多歪曲^③。例如，《二十世纪英国的史学》一章的作者M. 费茨西蒙斯（Matthew A. Fitzsimons），不肯正视现代资产阶级史学的任何衰落象征，对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研究著作完全避而不谈。

本书所述为十八世纪末起英国历史科学发展的若干问题。

① 英国杂志《马克思主义季刊》（1955年第1期）发表的英国进步史学家霍布斯鲍姆（E. Hobsbawm）的内容丰富的论文《英国历史学家何处去？》（Where Are British Historians Going?），可以作为少数的例外。

② 古治，《十九世纪的历史和历史学家》（G. P. Gooch. History and Historians in the 19th Century. N. Y., 1913 [1952年有新版]）；汤普逊，《历史写作史》（J. W. Thompson. A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 N. Y., 1942）。

③ The Development of Historiography. Harrisburg, Penn., 1954.

書中主要探討英國歷史學家在近代和現代英國本國史和殖民地史方面的著作。作者不打算對英國歷史學家關於古代社會和封建社會的那些研究著作作詳細的說明。

作者也不打算對有關英國對外政策和國際關係問題的著作進行詳細的分析。作者打算在最近的將來另談這個重要的問題。

在敘述英國史學發展之前，對英國近代和現代史史料將作一簡單的概述。

目 录

前 言	3
第一章 英国近代现代史史料概述	1
导論	1
十七至十八世紀英国史的主要史料	3
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英国史的文件和材料	7
英国报刊	16
文选和文件彙編	19
第二章 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上半叶的英国史学	22
导論	22
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初的英国史学	23
研究英国殖民政策的历史学家	27
研究英国本国史的輝格-自由派	31
十七至十八世紀英国历史学家——馬考萊	33
托馬斯·卡萊尔	37
格罗特与波克尔	45
第三章 十九世紀下半叶的英国历史科学	47
导論	47
劍桥和牛津历史学派	48
約翰·理查·格林	56
薩·勞·加尔丁納	60
第四章 英国資產階級史学的衰落	65
十九与二十世紀之交的英国史学	65
乔·馬·屈維廉	71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资产阶级历史科学危机的深刻化	77
阿·湯因比	80
保守派作者对自由主义观念的批判	82
L. 納米叶和 H. 巴泰費尔德	85
約翰·克萊彭及其学派	88
作为历史学家的溫斯頓·丘吉尔	92
资产阶级史学的危机和工党历史学家	94
第五章 英国的进步历史学家	97
結 論	109

第一章

英国近代現代史史料概述

导論 十八和十九世紀的英国，也和其他許多国家一样，搜集、整理和出版历史文件和材料的工作，还不能令人滿意。如果不把少数官方出版物計算在內，这些文件長期間由私人出資出版，印数極少。甚至在劍桥和牛津等著名的大学中心，对待史料的工作方法也是异常原始的；史科学、古文献学、考古学等这样一些專門学科，也發展得極慢。

英国政治史和社会生活的某些特点，也影响了英国史学發展的进程和史料的状况。問題是統治英国的資本家和地主，力圖对本国历史上各个革命的暴風雨时代避而不談，从人民意識中抹掉过去的革命傳統。下面将指出資产階級历史学家如何实现这些方針；虽然，这些方針影响了文件的出版原則和題材选择。

不久以前，絕大多數文件彙編都是关于英国宪法史、英国議會，以及国王、政治家和外交家的活动的。可是，說明各时代的革命运动和人民群众状况的文件，几乎沒有出版过。与英国对外侵略和殖民政策有某种关系的文件的出版也是显然帶有这种傾向性的。

例如，关于十七世紀資产階級革命时代材料出版的情况是怎样的呢？几乎直到十九世紀末，英国历史中这个偉大时代的許多主要材料还无人知道；个别研究革命問題的热心学者，不得不克服重重障碍。S.R. 加尔丁納实际沒有取得大学或任何学术团体的物質支持，費了很大力气，才搜集到1640—1660年时期

的許多珍貴文件。

俄国著名史学家、研究封建时代英国史的著名專家薩文，于二十世紀初在英国工作时也碰到極严重的困难，因为，正如他所指出的，有关他的研究工作的文件“不得不在私人收藏中去寻找”^①。

宪章运动时期的材料，情况也同样不好。1878年，《祖国紀事》杂志中指出，宪章运动者的中央机关报《北方明星报》，甚至在英国博物館里也找不到^②。稍后，德国历史学家S. 博尔克海姆写道：“关于宪章运动的材料，在英国本国搜集得那样少，現在簡直不可能写出完整而公正的宪章运动史……”博尔克海姆接着指出，“关于某个古树根附近發生的瑣屑事件的成千上万份詳細材料却都保存”在英国博物館里，“而关于英国无产阶级这一偉大运动的材料却完全沒有。”^③

关于中世紀时代的各次农民起义、奴役爱尔兰等等材料的整理和出版，情况也与此类似。

由于上述种种情况，一些原文和文件（过去历史的文献）有的永远丧失了，有的只有片断地被保存下来。私人档案庫的許多材料，虽然經過入庫的历史学者們鉴定过它們的价值，可是一直並沒有發表。

直到十九和二十世紀之交，英国在文件出版的方法方面才有了某些变化。这时国家出版物的范围大大扩展了，許多科学中心的活动活跃起来了；几种历史杂志的出版，也加强了对史料工作的兴趣。

由于工人运动的發展和偉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而使

① A. H. 薩文(Савин)，《英国革命史講稿》，莫斯科，1937年，第6頁。

② 《祖国紀事》，1878年，第162頁。

③ C. 博尔克海姆，《英国宪章运动》，莫斯科，1905年，第3頁，脚注。

英国社会生活有了一定程度的民主化，馬克思列宁主义对英国进步学者的影响，进步的出版社的成立，——这一切都使得近几十年文件的整理和出版工作，进行得規模很大，而且学术水平比較高。

但是，即使在現在，絕大部分出版物也不是以广大讀者为对象的。正如英国著名学者戴維·道格拉斯所承認的，即使在目前，史料彙編通常也是任意抽出的片断，而且这些片断还被注释弄得喧宾夺主。普通讀者連一些最重要的历史文件原本也看不到。道格拉斯認為，專家学者的著作与最能使用其著作的大、中学生之間，存在着很大的“鴻沟”。至于“大、中学校以外的讀者大众”，根本“沒有适当的手段”通过查閱原始材料 (evidence) 本身“来檢查对过去历史的歪曲或偏見性解释”^①。

十七至十八世紀英国史的主要史料 为資本主义的發展开辟了广泛可能性的十七世紀資產階級革命，理当認為是英国史中最偉大的事件。这一时期的政治和經濟变动，使历史学家所注意的文件的出版工作發生了重大的变动。

从十六世紀末起，中世紀編年史型的某些旧史料，就已經徹底喪失了意义；《王国法規》、議會刊物和近代其他文件，开始起越来越大的作用。

《王国法規》或《王国法律》(Statutes of the Realm)是用国王名义公布的立法文件。其中包括許多重要的决定，例如，对付所謂流浪汉和乞丐的一些最初的立法措施。后来出現了包括很長历史时期的王国法律彙編。例如，1810—1824年間出版的彙編就是这样的^②。1819年出版的該彙編第五卷里，可以找到1679

① 《英国历史文件彙編》，戴維·道格拉斯主編 (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 General editor David Douglas, 2 vols. Lond., 1953), 第111頁。

② 《王国法律》，由国王的印刷局印刷……1810至1824年出版。

年的《人身保护法案》(Habeas Corpus Act)的全文。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出版了《王国法規》第二版,共20卷(从1235年到1900年的文件)。

中央檔案庫的文件,即所謂《国家文件》(State Papers)中,包括有中央行政当局与地方当局的往来函件,某些經濟措施的資料,政府与駐外代表的往来函件,这是另一种官方史料^①。研究《国家文件》可以看出中央权力的發展、圈地过程等等。

在出版得还不經常的議會文件中,最珍貴的史料是下院和上院會議的簡明記錄^②。为了研究十七至十八世紀英国議會的活动和整个政治史,可以利用W.科貝特的多卷本輔助讀物《英国議會史》^③。該書第五卷中載有《权利法案》和“光荣革命”时期議會通过的其他各项法案。

許多出版物是專收內战和共和国时期的文件的。十九世紀末,出版了加尔丁納所編的《清教徒革命时期的宪法文件》彙編^④。大約在同时出版的四卷本《克拉克档案文件》,对理解議會陣營里的力量配置和斗争,有特別重要的意义^⑤。克拉克的

① 例如,关于1625—1660年的英国史,可以指出这样的出版物,如《国家文件編年目录,国内輯》(Calendar of State Papers, Domestic Series, 35 vols. Lond., 1858—1897);或出版的瑟婁的档案——《約翰·瑟婁所藏国家文件集》(Collection of the State Papers of John Thurloe, 7 vols. Lond., 1742)。

② 《下議院議事紀录》(Journals of the House of Commons) (1547年起出版)。《上議院議事紀录》(Journals of the House of Lords) (1509年起出版)。

③ 《英国議會史》, W.科貝特編(The Parliamentary History of England, ed. by W. Cobbet, 36 vols. Lond., 1806—1820)。

④ 《清教徒革命宪法文件》, S. R. 加尔丁納編 (Constitutional Documents of the Puritan Revolution, 1625—1660. ed. by Samuel R. Gardiner. 1899. 3rd Rev. ed. Oxford, 1906)。

⑤ 《克拉克档案文件》, Ch·弗思編 (Clarke Papers, ed. by Ch. H. Firth. 4 vols. Lond., 1891—1901)。

文件在当时使人对革命时代的阶级斗争的理解几乎完全改变；在这些文件发表以前，英国对于有关平等派的作用及其与克伦威尔集团的关系的材料，是不大知道的。

1911年，历史学家弗思和雷特出版了《王位中断时期的法律和法令》^①。其中包括有航海条例和合并爱尔兰法这样一些重要的文件。

克伦威尔和革命时期其他政治活动家的书信的出版也很重要。克伦威尔书信集的第一次出版，早在十九世纪40年代，是由著名历史学家T.卡莱尔编辑的。二十世纪30—40年代美国出版的克伦威尔书信和演说集，比卡莱尔编辑的更要完备得多^②。

也不能不指出抨击文文献。从1640到1660年的二十年間，共出版了25,000种以上各种的抨击文小册子，也许英国史上从来没有其他一个时期像这二十年間出版了这样多的抨击文。除了利尔本和温斯坦里著名抨击文以外^③，其他流传范围較小的抨击文也很重要。英国进步历史学家正仔细研究这种文献；他们认为研究抨击文，可以更好地理解民主运动和人民群众在革命中的作用，这是十分正确的。早在十九世纪上半叶，英国就出版了许多抨击文彙編。在最近出版的这种出版物中，可以举出霍勒和戴维斯在纽约出版的内容丰富的十七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的抨击文彙編^④。

① 《王位中断时期的法律和法令》，弗思和雷特編（*Acts and Ordinances of the Interregnum, [1642-1660]*, ed. by Ch. Firth and R. S. Rait, 3 vols. Lond., 1911）。許多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把共和国和护国政府时期叫作“王位中断时期”。

② 《克伦威尔书信与演说集》，艾博特編（*The Writings and Speeches of Oliver Cromwell*, ed. by W. C. Abbot, 4 vols. Cambridge, Mass., 1937—1947）。

③ 《利尔本抨击文集》，莫斯科，1937年；《温斯坦里抨击文选集》，莫斯科—列宁格勒，1950年。

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代起，各种回忆录和日记获得日益重要的意义。在回忆录中，保王党分子克拉倫頓侯爵的回忆录是普遍聞名的。伯納特主教被認為是十七世紀另一位著名的回忆录的作者^④。十七世紀下半叶的作家薩繆爾·帕皮斯的《日記》，久已引起历史学家的注意^⑤，因为該書中对英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有鮮明的描述。英国許多学校把这些日記作为古典的范本作品来研讀。

不能說从“光荣革命”开始的时期的文件性質有特別变化。但是，必須強調指出各种定期刊物作为史料的日益增長的作用。

政府的官方机关报《倫敦报》，从1665年起开始出版。十七世紀末出版的《爱丁堡报》，也被認為影响很大。但是这还不是我們現在所理解的报纸，它們每周出版两次，印数極少。第一家日报（《每日潮流》〔*Daily Current*〕）是十八世紀初开始出版的。

从这时起，像斯威夫特、笛福、爱迪生这样一些大文学家和
社会活动家，开始为杂志和报纸撰稿。爱迪生的杂志《旁观者》（*Spectator*），清楚地反映了1710—1720年间的政治和社会生活。

从十八世紀下半叶起，可以确定議會文件出版工作中有一定的革新。当权集团为了掩盖自己的骯髒伎倆，極力避免發表有关議會活动的任何詳細报告。圍繞这个問題發生了坚持不懈

④ 《平等派短文集》，霍勒和戴維斯編（*The Leveller Tracts*, ed. by Holler and G. Davies, N.Y.—Oxford, 1944）。

⑤ 海德·克拉倫頓，《英国的叛乱与內战史》（*E. Hyde Clarendon. The History of the Rebellion and Civil Wars in England…… 6 vols. 1 ed., Lond., 1702—1704*）。克拉倫頓本書主要作为当时人目击的見証而有其重要性；伯納特，《当代史》（*J. Burnet. History of His Own Time, 6 vols. 1 ed., Lond., 1724—1734*）。

⑥ 《帕皮斯日記》（*S. Paps. Diary. 1 ed., 1825*）。

的斗争，政府在舆论的压力下，不得不逐渐让步，从十八世纪70年代起，开始定期出版关于议会两院辩论的半官方的、但还不完备的报告。

在十八世纪英国许多内政外交问题上，必须查阅瓦波尔、老庇特、格林维尔等人的档案中的回忆录、演说、书信以及后来发表的其他文件^①。

关于产业革命以及在英国造成深刻的社会变动的那些经济过程的文件的出版工作，情况较差。说明英国这一革命运动的材料很不容易找。也许国家诉讼案彙編，是对这个问题提供一定观念的少数可以取得的出版物之一。例如，在豪威尔的多卷本《国家诉讼案彙編》^②中，可以找到关于“通信协会”以及伟大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革命酝酿时期的其他现象的材料，即对十九世纪初卢德派运动(Luddites)参加者的诉讼案的报告。当然，这类出版物对事件的真相是写得相当片面的。上面已经说过，关于这些我们认为很重要的问题，直到最近还只是出版了片断的史料。

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英国史的文件和材料 现在我们看看关于最近100—150年间的英国史和现代英国史的若干史料。

英国国王的国家文件，即由英国国王签名的各种法律和法令，仍然照旧发表。这种出版物现在叫作《一般公法》，由“国王陛下常设办公厅”发行^③。《伦敦报》是另一种通报类型的官方

① 瓦波尔：《喬治二世在位末年回忆录》(H. Walpole, *Memoires of the Last Years of the Reign of George the Second*, 2 vols. Lond., 1822)；《庇特通信集》(*Correspondence of W. Pitt, Earl of Chatam*, ed. by W. Taylor, 4 vols. Lond., 1838—1840)；《格林维尔文件集》(*The Grenville Papers*, ed. by W. J. Smith, 4 vols. Lond., 1852—1853)。

② 《豪威尔国家诉讼案彙編》(Howell's *State Trials*, 33 vols. Lond., 1809—1826)。

③ 《一般公法》(*Public General Acts*, ed. His (Her) Majesty Stationary Office [HMSO])。

史料^①。

議會文件對研究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的英國史有巨大的意義。馬克思屢次使用這種史料^②，絕不是偶然的。議會文件有幾種^③。出版的有下議院和上議院的官方簡報，上院所通過的法案彙編。《議會辯論》是包羅一切的，它是關於英國議會兩院的辯論以及政府提交各議員的那些文件的最完備的報告^④。《議會辯論》一般使研究者不僅能夠理解議會里的政治力量的配置，而且能夠了解全國的政治力量配置，有助於了解各大政黨鬥爭的實質以及它們對內政外交政策問題的態度。例如，關於第三屆工黨政府執政時期（1945—1950年），研究者如果看一看有關國有化問題的報告，就可以從報告里找到不少大可注意的東西。看來，兩院的保守黨議員似乎猛烈反對過煤炭工業的國有化，這和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初次提出煤炭工業國有化問題時的情況一樣。但是，把保守黨議員的發言加以對比，就要得出一項結論，即他們的批評雖然有時相當尖銳，但只是故意引人注意，所提出的修正，並沒有改變所討論的法案的實質。另一方面，當下議院開始討論英國冶金工業國有化的遠景時，保守黨就開始堅決反對，工黨右翼分子，很快就確認必須把鋼鐵生產的國有化擱置起來。研究者引證其他材料（經濟和統計彙編，英國共產黨的文件）就可

① 《倫敦報》（《London Gazette》）類似《最高蘇維埃公報》（《Ведомости Верховного Совета》）。

② 例如，見馬克思的論文《帕麥斯頓勳爵》、《議會辯論》（1853年）、《約翰·羅素勳爵》（1855年）等。

③ 關於議會文件，詳見《蘇聯科學院圖書館和社會科學總圖書館論文集》，莫斯科—列寧格勒，1955年，第169—176頁。

④ 《漢薩版議會辯論》（Hansard's Parliamentary Debates）。議會的每日報告從1803年起出版。從1812年起由 C. 漢薩出版，雖然現在改由國王陛下常設办公厅（HMSO）出版，但是在書名頁上仍舊保留“漢薩”這個名字。

以得出正确的結論，即将无利可圖的煤炭工业国有化，並沒有触犯大資產阶级的利益；此外，資本家的有势力集团还積極参加拟定把燃料工业交归資本主义国家控制的方案。可是，煉鋼业的巨头，却認為对給他們带来巨大利潤的英国冶金工业建立有效的国家控制是不适当的。

在研究这个問題时，議會文件对資產阶级誇耀的所謂民主和两党制的虛伪性提供了許多証据。甚至美国的資產阶级历史学家R.布雷迪，在广泛使用1945—1950年的議會文件后，也得出結論，認為工党右翼分子的措施离社会主义是很远的^①。

当日程上是討論政府外交政策时的下院报告，就包含有珍貴的事实材料。例如，在辯論英国对台灣問題的政策(1955年)，尤其是辯論关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对埃及的罪恶冒險(1956年)时，就有了不少重要的載于文件的揭露材料；英国政府作为軍事巨头和殖民資產阶级的代理机构的作用变得極明显。这些文件在历史学家研究英美关系这个复杂問題时也是有幫助的。

除了由政府的倡議(有时是根据反对派的要求)而提到議程上的大問題外，还必须注意議會各个議員(多半是工党左翼分子)几乎天天要提出的質詢。例如，关于日用品涨价的大量質詢，难道不是很有意义的嗎？1955年，由于英国人喜爱的飲料茶叶涨价，甚至在議會中进行了長期的討論，即使是这一簡單事实，对研究者难道不重要嗎？

我們已經从現代英国社会政治生活中举例。当然，也可以举例說明議會辯論对英国历史其他时期的意义。不仅如此，我們还要說，两院會議的报告仿佛傳達了活生生的时代精神；它們特別有助于了解那些从政府席或反对派行列中發表演說、提出質

① 布雷迪：《不列颠的危机》(Р.Брейдл. Кризис Британии, М., 1952)。

詢和解釋的國務活動家。

在與“議會文件”相近的其他文件中，各個時期為研究工業狀況、英國財政狀況等而成立的政府委員會的報告和建議，是特別重要的。大約從十九世紀30—40年代起，開始定期地任命“皇家委員會”，它們的材料對歷史家有重大價值。僅僅從1860到1935年，就發表了328個委員會的1,500卷以上的報告。歷史學家從憲章運動時代的委員會報告里，可以取得不少關於勞動人民的悲慘境況、可怕的居住條件、英國資本家對兒童的瘋狂剝削的資料。

在1907—1912年間調查研究生活費用和許多商品漲價原因、失業工人狀況等的委員會的材料，表明這個時期英國大多數人民生活很艱難。查看政府委員會的報告，就不難看出資產階級宣傳家們說什麼英國的家庭幾乎全都住在“新式住宅”里的臆造，是多麼胡說八道。實際上，從十九世紀末起，英國貧民窟問題就一直沒有從議程上撤掉。

在皇家委員會的文件里，也可以看到英國工業壟斷的衰落、英德矛盾的產生的珍貴資料。例如，1885年成立了旨在查明英國“工商業衰落”的委員會；這一事實本身就是值得注意的。這個委員會的報告里引証了伯明翰工廠主的訴苦，他們抱怨外國競爭毀滅了他們。工廠主指出了從他們的觀點所看到的令人憂慮的德國經濟擴張的征象。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所進行的調查里，研究煤炭工業狀況的桑基委員會（1919年）和塞繆爾委員會（1925—1926年）的材料，以及喬治·邁爾所領導的委員會（1931年）的材料，都是引人注意的。邁爾委員會建議以犧牲工人來實行“節約”的辦法，作為擺脫經濟危機的出路，這一建議在當時對第二屆工黨政府的垮台起了很重要的作用。